

“史式谈史”丛书

皇帝是个什么东西

史式
著



重庆出版社

“史式谈史”丛书

皇帝是个什么东西

史式

著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皇帝是个什么东西/史式著.-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4
(“史式谈史”丛书之一)

ISBN 7-5366-6572-5

I.皇... II.史... III.皇帝-人物研究-中国-
古代 IV.K8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0670 号

·“史式谈史”丛书之一·

 皇帝是个什么东西

史式 著

责任编辑 杨希之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费晓瑜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75

字数 166 千 插图 4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66-6572-5/K·347

定价:17.50 元

一生受制于人的秦始皇

史式

读 者看到这个题目，也许会大吃一惊。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秦始皇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有人说他英明，处事沉稳独断；有人说他暴虐，处事专制独裁。不论是褒是贬，总之是个有主见能决断的人物，怎么会一生受制于人？

我想，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光凭传闻，先入为主；或者迷信旧说，人云亦云。应该以史实为根据。如果探讨史实，从他的身世与经历入手，就会发现他一生确有许多受制于人之处。

一场阴谋中的一枚棋子

秦始皇与秦国的王室并没有血缘关系。他是韩国大投机商人吕不韦的私生子，生母是赵国女子，邯郸的歌姬。我丝毫也没有在出身上轻视秦始皇的意思，一个人是什么出身，本人是做不了主的。之所以要提一下秦始皇的身世，是想说明他从小的遭遇，对他性格形成的影响。性格一旦



秦始皇画像

本刊资料

形成，以后就很难产生太大的变化。

战国时代，赵国的都城邯郸是北方最繁华的大城市，吕不韦在这里做珠宝生意。有一天，他很偶然地认识了一个名叫“异人”的潦倒的王孙公子，突然觉得有一笔极大的生意可做，于是蓄意与之结交。异人是秦昭襄王的孙子，太子安国君的儿

子，当时作为秦国的人质，派驻在赵国。由于秦、赵之间时常发生冲突，赵国很恨秦国，当然不会优待异人，异人远居异乡他国，受人歧视，处境十分狼狈。但此人日后仍有回到秦国登上王位的可能，如果和他结为至交，说不定会有攀龙附凤直上青云的机会。于是，吕不韦视异人为“此奇货可居也”，不惜花大本钱，有计划有步骤地和他结交。异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得到吕不韦的帮助，自然感激涕零，推心置腹，引为知己。

吕不韦一方面一再派人到秦国去活动，不惜重礼巴结秦国君夫妇，在他们面前吹嘘异人的贤德；一方面，物色一个赵国美姬，先使之怀孕，然后送给异人。“姬自匿有身”，后来生下一个儿子，就是在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秦始皇。吕不韦的投机生意真是做绝了，竟把自己的儿子偷偷地塞进秦国的王室，以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当上了秦国的国王。

吕不韦的如意算盘后来都如愿以偿。秦昭襄王死后，安国君继位，为秦孝文王，秦孝文王不久病死，异人继位，为秦庄襄王。庄襄王感谢吕不韦的支持，封他为丞相、文信侯，以洛阳的十万户作为他的食邑。吕不韦家中，奴婢万人，宾客数千，荣华富贵。这笔投机生意大获成功。

秦庄襄王在位三年去世。秦始皇继位时，只有13岁，年幼无知，自然只有听命于吕不韦，尊之为相国，称为“仲父”（其实是真父），总理国政。他自己只是个“见习”国君。



秦始皇陵

本刊资料

摘自《今日中国》杂志2000年第10期
请阅读本书中《一生受制于人的秦始皇》一文。

刘备



诸葛亮像 霍建福 摄

并未“三顾茅庐”

■ 史式

史式，1922年生，安徽省金寨县人。幼年失学，自学成才。从一个小学毕业生到教授，海内外知名的史学家。他走过了一条坎坷而漫长的道路。学术界称他为“三自学者”（自力更生，自学成才，自成一家）；他治学重考证，能够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近年来，他大力倡议海峡两岸史学家合作编纂《中华民国史》及重写中华古史，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步距今不止五千年而是近万年。他还认为史书“正史不正，实录不实”，并主张“在社会上进行一场历史打假活动”。

两种记载

“三顾”之事，最早的出处是诸葛亮的《前出师表》，表中有这样几句话：“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指刘备），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驰驱。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此外，“正史”的《三国志》中《蜀志》卷五也有类似的记载：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亮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到了《三国演义》中，《三国志》中的“凡三往，乃见”这五个字居然变成了上万字的小说。从《徐庶走马荐诸葛》写起，经过刘备三访隆中，把诸葛亮请出山为止，写得波澜起伏，许多情节十分感

刘备三顾诸葛亮的茅庐，请他出山辅佐，两人在隆中有一次对话，诸葛亮畅谈天下大势，颇有先见之明。刘备死后，诸葛亮辅佐阿斗，两上《出师表》，北伐中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一切都是为了报答刘备“三顾”之恩。“三顾茅庐”的故事，千秋传为美谈家喻户晓。但是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可以负责地告诉读者：刘备并未“三顾茅庐”。

摘自《今日中国》杂志2000年第3期，
请阅本书中《刘备并未“三顾茅庐”》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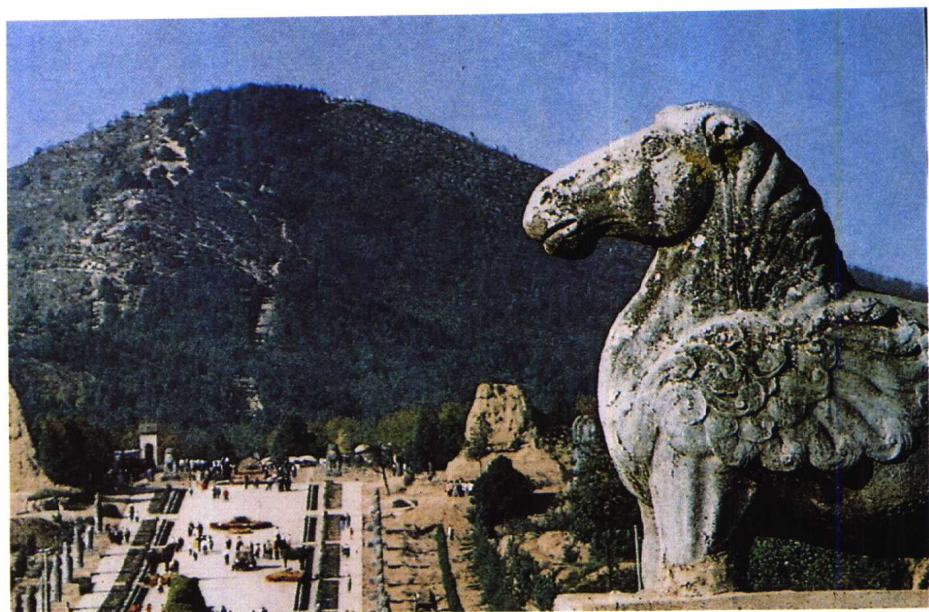
成都武侯祠正门

白帝城刘备托孤塑像



请阅本书中《扶得起的刘阿斗》一文。

五丈原诸葛亮庙，有▲者为本书作者



武则天与唐高宗李治合葬之乾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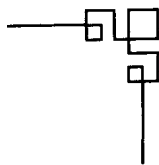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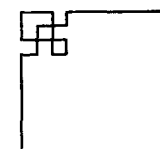


保存于四川广元皇泽寺中之武则天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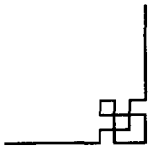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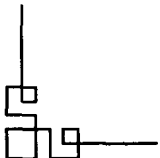
乾陵南方参道



请阅本书中《武则天善于用小人》一文。



自序



2000年初,我在《今日中国》杂志开辟“史式谈史”专栏时,编者对我作了一个简单扼要的介绍。现在借用来自报家门:

史式,1922年生,安徽省全椒县人。幼年失学,自学成才。从一个小学毕业生到教授,直到海内外知名的教授,他走过了一条坎坷而漫长的道路,学术界戏称他为“三自学者”(自力更生,自学成才,自成一家)。他治学谨严,言必有据,无征不信,能够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他大力倡议海峡两岸史学家合力编纂《中华民族史》及重写中华古史。对历代史书,他持批评态度,认为“正史不正,实录不实”,我们的历史知识以讹传讹者太

多,主张对历代史实进行打假、辨伪、探索、求真,
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因为我长期研究历史,有人就以为我的名字是笔名。其实我从不用笔名,姓史而又治史,巧合而已。家族传说,我们的祖先中出过不少史官,因无确据,不敢轻信。我出生在安庆市的一个封建大家庭,家里的书箱摆满了几间屋子,即使算不上是“书香之家”,至少也可以说是“书箱之家”。我是家中独子,从小生活在书城之中,得以任意浏览,也算人生幸事。按过去的治学道路,一般是先读“正史”,以后再以野史、杂书作为参考。我则由于家中书多,可以自由选读,小时候啃不动“正史”,就先读小说、野史,诸家笔记。我先了解“正史”中的许多内幕,长大了再读“正史”,自然就会发现其中“破绽百出,假话连篇”。正如翦伯赞先生所说,就史料价值而论,正史不如正史以外的诸史(野史),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的群书。我认为先看野史、杂书,再看“正史”,正是求真的好办法。我特殊的治学途径,居然歪打正着。

我一向认为“正史不正,实录不实”。

“正史”必然不正,也不可能公正。因为所有的“正史”,都出于历代王朝御用史官之手,既是帝王家谱,又是断烂朝报(官方公报),御用史官很难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说几句公道话,不仅对老百姓不公正,就连对他们自己

人也不公正。一个王朝维持的时间长了，必然会出一些圣明天子，因为其史书是本朝人写的，自然歌功颂德；凡是短命王朝的统治者，必然是些昏君暴君，因为其史书是下一个朝代的人写的，不妨大骂一通。我总觉得今人还把历代官方史书称为“正史”，实在有些滑稽。因为其中论事既不公平，记事又不正确，有何“正”之可言！我说“正史不正”还是比较客气的说法，正如“不正之风”就是“歪风”一样，不正之史也就是“歪史”，它歪向帝王将相一边，歪向统治阶层一边，歪向既得利益者一边。辛亥革命以后，按“正史”体例修撰的《清史稿》中，还把清廷奉为“正统”，斥辛亥革命为“倡乱”，请问如此“史书”，价值何在？

“实录”是历代王朝的官方档案，照理说就该如实记录，好像医院的病历一样，不能随便改动。事实并非如此。例如明代的《太祖实录》，建文朝修一次，朱棣夺位后的永乐朝又修一次，主编出了问题再修一次，一改再改，面目全非。其内容忌讳之处甚多，要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样讳来讳去，还有什么“实录”之可言！明代学者张履祥愤慨地说：“自古史书多不足信，至本朝史尤不足信！”历代的有识之士都有“千秋无信史”的浩叹，我说“实录不实”，应非过激之言。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够鉴古知今，鉴往知来。如果历史是假的，那就是一面哈哈镜，把人照得奇形

怪状,岂能起到借鉴的作用! 历代官方史书,正是这种扭曲历史真相的哈哈镜,需要我们去研究,探讨,辨伪,纠谬。目前这个时代,正是我们对历史探索、求真的最佳时期。一方面,帝王与变相帝王的阴影已经开始消退,人们陈旧的观念也在逐渐更新,对于确有真凭实据的新论点已有接受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数十年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华大地上的考古工作成绩斐然。许多出土文物陈列在博物馆的橱窗里,它们虽然不会说话,却以自己的存在揭破了许多千秋疑案,此时无声胜有声,铁证如山,不容你不相信。用碳14测定出土文物年代的方法,用DNA的分析探索人类之间的血缘关系,都为研究历史去伪存真提供了方便可靠的途径。传统的历史框架是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构建起来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千年,许多历史之谜已被破解,如果我们今天研究历史还打不破传统的历史框架,岂不为司马迁所笑!

本来,探讨历史真相的文章,应该是被群众所欢迎的。始创于唐代,大兴于宋代的说书,共分“烟粉”、“灵怪”、“公案”、“佛书”、“讲史”等几大类,其中说得最多的就是“讲史”类,历史故事,谁不欢迎。几百年来,从城市到乡村,处处都在讲史;从儿童到老叟,人人都爱听书。但是近几十年来,情况为之一变,人们对学历史的兴趣淡薄了。这与史学书籍、史学文章的文风大有关系。由于文章的公式化,概念化,许多丰富多彩的历史人物、历史故事

都被写成干巴巴的教条的注释，使人望而生厌、望而生畏，引不起读者的兴趣。学生学历史只是死记硬背，索然无味。考古工作虽然不断有新的发现，历史研究虽然不断有新的成果，但是一切史学书籍、史学文章始终只放在学者的案头，而不为广大群众所知，起不到史学研究应该起到的借鉴作用和教育作用。

长期以来，我自己也是按照当今通行的模式去撰写史学著作与史学论文。姑不论内容价值如何，那副板板六十四的面孔照样让人生厌、让人生畏。只是偶然在报纸副刊上发过一些散文形式或杂文形式的探讨史实的小论文，长的不过数千字，短的不足千字，倒是大受欢迎，也得过奖。但是我总觉得，难以用这种自由式的体裁来写正式的史学论文，这大概也是观念难改，故步自封之故。1999年夏天，我因为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一部专题电视片，暂住在北京友人家中。《今日中国》中文版年轻的李富根主编向我约稿，希望我能开辟一个“史式谈史”的专栏。他盛赞我的一些内容认真、体裁自由的谈史短文，主张我把史学研究的成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写出来，从专家学者的案头推展到广大群众中间去。这是年轻人极有创造性的建议，为我欣然接受。我们共同商定了文章风格。即：

- 一、历史论文的内容，言必有据，无征不信。
- 二、历史散文的形式，可长可短，形式不拘。

三、历史杂文的语言，言词犀利，妙趣横生。

于是不久之后，这种“三合一”式的文章，就开始问世了。记得其中一篇名为《刘备并未“三顾茅庐”》的文章，在一个多月中就被上百家海内外的媒体所转载，一时议论纷纷。从来文章怕寂寞，这种到处争说“三顾”事的现象倒给了我很大的鼓励。2000年夏，我接受重庆出版社的约稿，将一批“三合一”式的文章结集出版，名为“史式谈史”丛书，第一辑暂定四册。即：

一、《皇帝是个什么东西》，评论历史上有代表性的一批帝王。

二、《古来冤案知多少》，评论历史上各种类型的冤案。

三、《清官贪官各行其道》，评论历代王朝的吏治与两类不同的人物。

四、《太平天国不太平》，评论历代有关农民起义的史实。

六位赐序者都是我的文章知己，道义之交。序言排列的次序是“序齿”，即年龄大的作者在前。我今年已满81，六位赐序者之中有两位年长于我，交谊在师友之间。这套丛书之能问世，应当感谢李富根主编的创意，冯克熙先生的推荐，重庆出版社李书敏社长的热情约稿，以及吾妻赵培玉女士的长期协助。

在把这一批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的“三合一”文章大

自序

胆呈现给读者之时，我想告诉读者的话是：为惧岁月如流，人之已老，率尔付梓，乞恕草草；大胆议论，公诸同好；抛砖之作，势难精到，一得之愚，聊供参考；如蒙赐教，至感永宝！

史 式

2003年3月1日

· 史式谈史 ·
丛书之一

惟真实的历史才有生命力

《史式谈史》要结集出版了,这是一件大好事。我读过史式先生的不少文章,觉得他谈的历史,才是历史的真实,才是真实的历史。

好像有人谈过,历史好比一个乡下姑娘,你爱怎么打扮便可怎么打扮,这话一点不错。《正气歌》里盛赞的“在晋董狐笔”所写的“赵盾弑其君”一语也是曲笔,是董狐先生按照他自己的逻辑“打扮”出来的而已。连董狐笔也可以存疑,其他当然更可以存疑了。

《明史》的《袁应泰传》中间有一段说:“薄暮,谯楼火,大清兵从小西门入,城中大乱。民家多启扉张炬以待,妇女亦盛饰迎门口。”袁应泰是明末的抗清名将,这里讲的是当年沈阳被清兵攻破时的情况。“城中大乱”,老百姓逃也来不及,会开了门点了灯来等待么?连妇女也穿上新

装，像旧上海四马路的妓女一样，等待清兵来奸淫么？古往今来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景，当然也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历史，可这恰恰是被写入“正史”的一段。《明史》是清朝人编的，清人在制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后念念不忘把自己打扮成“仁义之师”，这就是一例。写入“正史”的历史可信么？不可信。

世界史也是如此。今天的世界史大都是殖民时代的产物，现在报纸上每天谈到中东问题，这“中东”两字就是英国人当时的地理概念，在进入新世纪的时期，难道我们不当加以纠正么？

因此，我是重写中国古代史、重写世界史的积极拥护者。《史式谈史》谈得头头是道，谈得有根有据。他分析历史上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原来只是吕不韦、李斯之流手中的傀儡；他分析出诸葛亮说“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也不过是孔明先生的策略而已。我非常钦佩史式先生的见解，我认为这就是重写中国古代史的依据。

历史必须真实，惟真实的历史才有真正的生命力，我祝贺史式先生的成功！

冯英子

写于壬午四月时年八十又八

把新观点拿出来

史式兄：

年初两信一稿均已拜读，纵观宏论，深佩吾兄不独史才过人，且极有史识，更重史德。对兄所倡导之重写中华古史一事，我举双手赞成，愿与兄戮力同心，求其必成，岂止从旁襄助而已。

来信提及当今海外颇有大陆无史学之讥，我大陆同行固当虚心考虑，亦不能全以为是。即以吾兄所研究之太平天国史而论，我认为大陆实高出台湾及海外一筹；又如大陆近年来之考古成就，亦为举世所公认。我以为大陆、台湾及海外华人史学家皆应互相尊重，超越意识形态，达成更多的共识，然后以此为基础，合力撰写中华民族的新史书，始克有成。

不过新史书之完成，尚有相当时日，兄之许多“超前”